

袁世凱的悲劇

晚清權臣民國罪人

袁世凱在中國近代史上，是一個特殊的人物。清德宗（光緒）時，從征朝鮮，以機智果敢，擊敗朝鮮獨立黨，歸國後，小站練兵，開北洋軍人建軍營私的先河。戊戌變法，出賣維新派，獲得慈禧太后信任。相國李鴻章死後，繼任直隸總督，軍機大臣，職位日高，權勢益盛。民國成立，為第一任大總統。既而，唆使楊度等籌備勸進，居然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宣佈接受帝位，次年元旦，改民國為洪憲元年，就皇帝位。蔡松坡雲南起義，各省紛紛響應，袁氏為勢所迫，乃下令取消帝制，而大勢所趨已無能為力了。旋於六月六日憂憤而死。自登極至退位，共計八十三天。綜其一生，玩弄權術，牢籠英俊，翻雲覆雨，叱咤為雄，亦不過是晚清的權臣，民國的罪人而已。

袁氏是個善用權變的官僚，在戊戌維新時，賣友求榮，取得重要地位，從此一帆風順，掌握清廷大權。迨至武昌起義，他又利用時機，並憑藉北洋固有的勢力，裝腔作勢，形成一時的紅人，而繫天下重望。民國成立後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做篋尊榮，飄然下野，他繼而做了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此時全國陷於

机阻不安的局面，他一面鎮懾，一面對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同志，虛與委蛇，而實則積極的設法陷害。

中華民國約法、民意、輿論以及國會運作，在他內心裏，從未重視，而且十分厭惡，因為這些都是拘束行政當局的規範，使他不得一意孤行，不便盡量發揮他獨裁的權威。但在民主國家，總統的職權，應依據憲法行使，不容許濫用，濫用就是違憲，違憲就是禍國。他於是鉤心鬥角，作毀法的陰謀，以期遂其大欲。

利用楊度入黨玩玩

民國元年約法正式公佈後，孫中山先生解職，袁世凱繼位，召唐紹儀組織混合內閣。唐為總理，外交總長陸徵祥，內務總長趙秉鈞，財政總長熊希齡，陸軍總長段祺瑞，海軍總長劉冠雄，此為最有權威的五部，均為袁系人物。屬於國民黨者，有教育總長蔡元培，農林總長宋教仁，司法總長王寵惠，工商總長陳其美，但陳始終沒有就職。

唐紹儀是袁世凱的老友，袁以為尚可利用，但唐不肯仰承意旨，始終主張孫袁合作，以責任內閣制，納民國於正軌。袁以唐不可靠，乃陰唆趙秉鈞、熊希齡事事對唐掣肘。唐知處境險惡，掛冠而去。陸徵祥繼任組閣，袁氏陰謀又傳之二章了。此時，袁與孫中山、黃克強已晤面多次，談得非常融洽。中山先生表示要在十年以內，造成鐵路二萬里，袁說要在十年以內，練成精兵一百萬，兩人拊掌而笑，大有「天下英

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」的神氣！殊不知中山先生坦誠的胸懷，已上袁世凱大笑的圈套了。黃克強更是質實坦誠的人，他以爲國民黨是爲國爲民的黨，無論何人，一旦加入黨，就會受主義感化，變爲愛國愛民的忠實信徒。並且意思天開，當面勸袁世凱加入國民黨，且以領導地位給予袁世凱爲諾言，袁聞之下，大笑不已。袁會秘密向楊度說：「哲子！你看我像個黨員嗎？」接着又說：「民黨有黃克強、宋教仁，正是你們湖南人得意時，你何妨加入國民黨，和他們多多接近。假如他們能放棄政黨內閣主張，我也可以做個國民黨員玩玩呢！」此時袁已利用楊度滲入民黨，做內線工作了。

揶揄消閑侮辱書生

陸徵祥內閣，曇花一現，不久辭職，以趙秉鈞暫代。趙秉鈞組閣時，黃克強奔走斡旋，爲力最多。因爲趙秉鈞已加入國民黨，黃克強把他看作自家人，而且趙曾表示尊重約法，服從黨義，實行民主政治。詎知，說得愈多，愈見其不忠於國，不忠於黨，質實的黃克強，那曾考慮及此呢？

趙秉鈞是袁世凱第一號特工，野心家沒有不喜歡利用特工以混入別人組織中的。袁氏以爲心腹人物，得到組閣，而又能打入民黨的內層，所以益發感到躊躇滿志了。繼之便以懷柔政策，羈縻黨人，大頒勳位，授予孫中山及民黨一般有聲望者。不料，出來一個書獃子吳稚暉，毫不客氣，原件奉還，並寫一封信給袁，使他看後，啼笑皆非。原函略如次：

「……敬恆狂妄，於勳位名目，尚極端反對，何論授受！我等在民國為百姓頭銜，自詡極品，安肯受公等公僕之勳位者！今朝下，夕痛詬矣，非為不謝，不感也。至於勳之一字，他人吾不知，反問敬恆，敬恆愧汗如雨。何來此不祥之聲，令我騰笑舉世！即挫我骨，揚我灰，使最高明之化學家分析化驗，必不夾雜一毫此等夢想之份子。不然，如何敢抱一頭兩腿，強顏游行於光天化日下耶？切盼公等寶貴精神，專注於國難，勿更以揶揄為消閑，侮弄書生。……」

自古奸雄，慣以名器、爵位、金錢、籠絡人士，使天下英豪，盡入我的彀中，誰知偏偏有人不吃這一套，弄得袁世凱自討沒趣，於是老羞成怒，漸漸的變懷柔為暗算。但在未實行毒辣手段以前，猶欲以籠絡辦法，達到摧毀政敵的目的。默計國民黨人物，孫黃以外，當以宋教仁為最精幹，亦最富於活動力。袁世凱多方設法，誘宋入其彀中。以名位授宋，但宋不為動，以金錢誘送，宋亦不為動，那末，只有實行暗殺了。

背叛約法惡跡日顯

民國二年，袁世凱設計暗殺宋教仁以後，明目張膽的排除國民黨人，免廣東都督胡漢民等職；未經國會同意，擅自簽定五國銀行大借款。背叛約法，摧殘民黨的陰謀已顯著了。遂激起二次獨立革命，黃克強

起義於南京，李烈鈞起兵於江西，陳英士佔領上海，各省亦有響應。但袁氏早有準備，國民黨的兵力，財力薄弱，自然無力和他對抗，僅僅兩個月時間，就把二次革命的勢力打垮了。袁世凱得勝之餘威望既增，野心亦熾，進一步撤銷國民黨的國會議員資格。國會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，代表人民執行神聖的職務，此為立憲國家的常軌。國家元首不依據憲法規定，只以政治問題，黨派好惡，撤銷他們的資格，這是憲法史上一頁滑稽記載，也是中華民國的汗點。所以，袁氏毀法叛國，不到民國四年，而惡跡已早著了。

中華民國約法，是國家根本大法，由參議院所制定，它的效力與憲法無異；所以根據約法，召集國會，起草天壇憲法，再依據這個憲法，成立正式政府。但是，袁世凱忍耐不住了，不待憲法成立，即利用權勢，壓迫國會，選舉他為正式總統，這是根據總統選舉法產生的，雖勉強說有法律可據，但已開毀法之跡了。袁氏所以必須操切從事者，因為天壇憲法草案，很不合他的胃口；因此，唆使嫡系軍人，通電反對憲法草案。根據軍人反對，便下令解散國會，召集政治會議，修改約法，以代替天壇憲草。他對政治會議開幕時祝詞說：「臨時約法，束縛政府，使對於內政，外交及緊急事變，幾無發展伸縮之餘地。本大總統身受其苦痛，間接使四萬萬人身受其苦痛，蓋兩載於茲矣。……」這是公然毀法，所以種下數十年大亂厲階。故袁氏為憲法的罪人，誠為不刊的定論。我們鑒於袁氏毀法敗紀的覆轍，國人今天惟有寶貴我們的法統，堅守國本，恪遵憲法，崇尚法治，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一切自由，只應在憲法內想辦法，不能在憲法外動腦筋。亦惟有如此，才能建設和民主統一的新中國。詩云：「聿修厥德，自求多福。小心翼翼，厥德

不同。上帝臨汝，毋貳爾心。」三復斯詞，不禁悚然！深願全國上下，同誦此章。

六君子籌安會鬧劇

袁世凱平定二次革命，修改約法以後，帝制自爲的陰謀，逐漸暴露了。此時有兩個外國寶貝，常在他身邊，一個是美國人古德諾博士，一個是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；前一個條陳廢除國務總理制，各部直屬於總統，後一個主張改爲總統制。袁氏把他們的意見，刊爲小冊子分發各省參考，自然有許多善觀風色的人，迎合意旨，交口稱讚。此風一開，而籌安會即應時興起了。籌安會的首領爲湖南楊度，次爲孫毓筠、胡瑛、李燮如、嚴復、劉師培，即當時所諷爲籌安六君子者，他們甘冒天下大不韙，協助袁世凱叛國稱帝，置袁於爐火之上，袁燒死了，他們也毀滅了，造成民國史上一幕悲劇；遺留千秋的臭名。但其中最可憐的要算嚴復。嚴是中國惟一的學人，可是，暮年潦倒，用處無術，被楊度所玩弄，爲袁世凱所威脅，終於未作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，未進籌安會大門一步。可是，在妓女院守節的人，很難得人諒解的。

半推半就要改國體

袁世凱處心積慮，想做皇帝，但在表面上又不敢悍然爲之。於是效法東漢王莽的故事，唆使各省士紳，歌功頌德，上書勸進；主其事者，當然是楊度一般傢伙，但他的兒子袁克定也是最爲熱中的一個。因爲

袁氏做了皇帝，他是太子，將來繼承大統，子孫萬世可以爲帝了。試問以國家大事，與一般急功好利的小人計劃，怎能不失敗呢？袁世凱除此以外，又利用兩個寶貝點綴其間，一爲湖南王闓運湘綺老人，一爲江蘇繆荃孫，王是袁氏的世交，又是楊度的老師，繆是清季翰林，在江蘇也很有名氣。果然王闓運發給袁世凱的電報，主張帝制，原文如次：

「共和病國，烈於虎狼，綱紀蕩然，國亡無日。近聞伏闕上書勸進者不啻萬餘人，竊謂漢語演有云：『代漢者，當途高。』漢謂漢族，當途高，今之元首也。又，明讖云：『終有異人自楚歸。』項城即楚故邑也，其應在公。歷數如此，人事如彼，當決不決，危於積薪。伏願速定大計，默運淵衷，勿委過於邦交，勿撓情於偏論，勿蹈匹夫磔守之節，勿失兆民歸命之誠，使衰年餘生，重覩天日，闔運幸甚！天下幸甚！」這類陳腐論調，在今日視之，不值一笑；但在當時，有人也許認爲大有裨益呢！據說這個電文，不是王的親撰，而是楊度僞作的。此老那時已八十五歲了，又是一個老名士，不拘細節，那有精神照顧這些閒事，讓學生做一次「偷奸」的勾當，也無所謂的！

任公獅吼奸雄喪膽

當籌安會搞得興高采烈時，半途殺出一個「李遠」來，他是廣東梁士詒，著名長袖善舞的角色。他看

透籌安會不過是個出謀定計的組織，尚無具體行動，於是發起「全國請願聯合會」，以海州翰林沈雲需為會長，率領一批冒充人民代表者，請願變更國體。這麼一來，籌安會顯得黯然無光，但楊度却不甘落後，馬上改籌安會為憲政促進會，加強工作。

袁氏的直系軍人、遺老、名流、政客及一般攀龍附鳳的東西，都一窩蜂似的起來請早變更國體。然而袁氏却又裝腔作勢，向參政院發表一篇堂皇的講詞，略謂：

「……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，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，似難相容。然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，本為國民所公舉，自應仍聽之國民，且代行立法院為獨立機關，向不受外界之牽掣。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，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，惟改革國體於行政上有絕大關係，本大總統為行政首領，亦何敢畏避嫌疑，緘默不言。以本大總統所見，改革國體，經緯萬端，極應審慎，如急遽輕舉，多為窒礙。……」我們細釋他的講詞，却是半推半就的姿態，而且暗示參政院妥籌辦法。果然，參政院建議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。

正在請願勸進，籌備國民會議，鬧得熱烘烘的時候，新會梁任公，突然發表一篇大文章，題曰：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！」足以引起激昂之民氣，足以驚破奸雄的膽魂！而使全國愛國人士蓄意反對國體者增加勇氣，於是反袁之聲，幾乎遍於全國了。

千夫諾諾無一諤士

反對帝制的暗潮，雖然遍及全國，但無實際行動，更無力量表現。袁氏自然是笑罵任你笑罵，帝王我自爲之。遂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日，經他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，全體表決通過，改民國爲君主立憲，並擁戴袁氏爲皇帝。袁以「應天順民」的姿態，在北京居仁堂受賀時發表明令如下：

「大位在身，永無息肩之日。故皇帝實爲憂勤惕厲之地位，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。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果，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不得自由，故皇室難期發達。予爲救國救民計，犧牲一身，犧牲子孫，又不敢避。」

袁氏接受帝位以後，下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，並訂元旦正式即位。其對副總統黎元洪，亦妥爲安置，封爲「武義親王」。黎爲武昌首義之元勳，但其爲人昏庸，在袁氏掌握中，早已成爲「息夫人」了。同時大封功臣。馮國璋、龍濟光、張勳、姜桂題、段芝貴、倪嗣冲等，封爲一等公。而對開國元勳之楊度，封爲「文憲公」，但楊不願明令發表，便將冊書藏在箱子裏，直到楊死以後，才被別人發現的。

同時有幾個重要人物，如：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張謇、孫寶琦等，或已辭職，或早飄然遠舉了。但袁氏爲粉飾盛世，及牢籠人心計，却裝模作樣，選定四個老資格，稱爲「嵩山四友」，並發表一篇滑稽而有趣的命令，茲照錄於次：

「自古創業之主，類皆眷懷故舊，略分言情，布衣昆仲之歡，太史客星之奏，流傳簡冊，異代同符。徐世昌、趙爾巽、張謇、李經羲，皆以德行動猷，久負重望，在當代爲人倫之表，在藐躬爲道義之交，雖高躅大年，不復勞以朝請，而國有大故，當就諮詢，既望敷陳，尤資責難，匡予不逮，即所以保我黎民，元老壯猷，關係至大。茲特頒嵩山照影各一，名曰「嵩山四友」，用堅白首之盟，同賈墨華之壽，以尊國者，其喻予懷。應如何優禮之處，並着政事堂具議以聞。此令。」

旋據政事堂復議五項：(一)免稱臣跪拜。(二)賞乘朝輿，至內宮換乘肩輿。(三)皇帝臨朝時，四友得設矮几以坐。(四)每人給年金二萬。(五)賞穿特種朝服。可是，這四個耆老，都採取貌合神離的態度，始終未進一言，未獻一策。而袁氏左右，盡是逢迎阿諛，急功好利的奴才，國事焉得而不壞，袁氏焉得而不敗！孝經有言：「①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，②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國，③大夫爭臣三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家，④士有爭友，則身不離於令名，⑤父有爭子，則身不陷於不義。……」故曰：「千夫諾諾，不如一士諤諤。」袁氏左右盡爲諾諾的小人，而無諤諤的正士。所以毀約法，排善類，反正義，竊神器，倔強自大，以致一敗而不可收拾。

環境不利憂憤而死

袁氏登極以後，大頒封典，以爲可以羈縻全國人士。不料，梁任公既唱反調於前，而蔡松坡又微服逃

亡於後，樹起討袁的義旗；這是袁氏始料所不能及的。蔡是梁先生的學生，又是楊度的好朋友。其爲人也，謙虛莊嚴，文武兼資，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。袁氏與楊度事前用盡苦心，多方拉攏，松坡虛與委蛇，陰懷大志，今一旦逃亡了。袁氏不禁打一個寒戰！急把楊度找來說：「松坡逃走了！你常稱他有學有才，又靠得住！」袁氏言下有些愁容，又有怒氣。楊度答道：「縱令他別有企圖，充其量他的勢力，限於西南一角，雲南督軍唐繼堯，未必聽他的命令，四川督軍陳宦，軍力雄厚，是我們的嫡系，足可消滅他的。」袁氏默然無語，楊亦黯然而退了。

唐繼堯是蔡的舊部，此時梁任公，李烈鈞等均在昆明，共商討袁大計，以「先禮後兵」步驟，電勸袁氏取消帝制，當然不生效力；接連便宣佈獨立，定名爲「護國軍」，樹義旗以爲天下倡。袁氏着慌了，急調曹錕、張敬堯，分路進兵。而大將段祺瑞、馮國璋，不是臥病不出，便是按兵不動。但在袁氏心中，以爲西南一隅「小醜不難平也。」殊不知，戰爭固靠兵力，而人心、正義更是力量。因此，交戰很久，毫無進展，各省形勢又極複雜，有的宣佈獨立響應雲南，有的態度曖昧。而四川兩湖的黨人皆躍躍欲試，人心浮動，即朝廷所在的北京，亦謠言紛起，風雨滿城。袁氏睜開「龍眼」一看，真不得了！乃召集老搭檔徐世昌、段祺瑞來商議應付大計，徐、段一口同聲請取消帝制，以平全國人心。

此時又出兩個老古董，發表意見，南海康有爲稱「慰庭老弟」一函，諷其從速退位；唐紹儀稱「慰庭先生」一函，罵其廉恥道喪，爲中外歷史所無。霹靂一聲，四川陳宦通電獨立，請袁退位；袁氏披閱之時

，氣憤填胸，不省人事，同時各省亦紛紛獨立了。迨袁氏復甦後，亟召張一麐爲他起草取消帝制命令，此文在近代史上，極有關係，節錄如次：

「……予憂患之餘，無心問世，遁跡洄上，理亂不聞，不料辛亥事起，勉出維持，力支危局。……帝王子孫之禍，歷歷可徵，予獨何心，貪戀高位！乃國民代表既不諒其辭職之誠，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爲權利思想。……實予不德，與人何尤，苦我生靈，勞我將士。……將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承認帝制之案，即行撤消，各省區推戴書一律發還參政院轉發消毀，所有籌備事宜立即停止。總之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……」

帝制雖然宣佈取消，而護國軍及各省獨立軍，仍咄咄進迫。袁氏固具陰鷙權變的長才，但此時已無法應付了。①袁氏一生善用權術欺騙，而終爲梁任公、蔡松坡矇蔽欺騙逃亡而起義；②袁氏長於製造民意、輿論，而終爲民意、輿論所反對；③袁氏小站練兵，以爲武力至上，天下無敵，而終爲所訓練的武力所毀滅。循環報應，自古已然，於今爲烈。袁世凱處此險惡環境下，極端憂憤，終於一怒而斃。袁氏自登皇帝寶座，直到取消帝制，剛剛八十三天。據傳死後，曾有人檢出他自撰的輓聯，聯語是：「爲日本去一大敵，看中國再造共和。」垂死尚且作如此之誇大欺人語，可謂集欺騙之大成，真乃一世之奸雄！吾寫此文，不能自休，遂成數千言，並引杜牧之言，以作結語：

「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！」